

2023.8.19

星期六 癸卯年七月初四
今日4版 第8288期APG 安徽出版集团 主管主办
国内统一刊号 CN34-0062
邮发代号 25-50

市场星报

阅读周刊

读书人、写书人、卖书人、编书人的朋友

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

张抗抗谈阅读

越来越喜爱、钦佩茨威格的作品



张抗抗：中国当代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第七、八、九届副主席，国务院参事



记者：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？

张抗抗：任何时间地点，包括出差的旅途中，只要有空闲都可以读书。最喜欢当然是在自家书房里读书，可以静心读那些厚重的书，还可以划道、做记号什么的。比如宗璞先生的《北归记》。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：这是一本我自己选择的、喜欢的、想读的书，而不是应出版社或朋友约请的“友情阅读”。最理想的阅读状态是：有很多空闲时间，面前放一堆初选出来的书，随意地、从容地一本本挑着读。一杯清茶或咖啡，读一会儿发一会儿呆，沉思或遐想。不需要惦记回答记者提问和采访，没有编辑催稿。可惜，这样的情形从来没有出现过。

记者：您读过最有意思的书是哪一本？

张抗抗：没有“最”，只有“非常”。中外、古今都有，不可能是一部两部，而是很多很多的“高山仰止”。比如《诗经》的那种意境、唯美、天然，《山海经》那种浪漫恣意的想象力和魔力，都是极有意思的。很多年前读过一本薄薄的小书《众神之车》，讲人类与外星智能生命和星外文明的关系，还有一本书探索香巴拉文化，也就是香格里拉背后隐秘的神性，都是我读过的非常“有意思”的书。我喜欢那些带有神秘、玄妙色彩，探寻宇宙奥秘的书。

记者：哪些书对您的思维影响最深？

张抗抗：佛陀、老庄、尼采、佛洛伊德的哲学著述。《九三年》《日瓦戈医生》《局外人》《一九八四》等文学作品。

记者：书架上最终留下来的是什么书？您会怎么处理自己的书？

张抗抗：我每隔一段时间会下决心处理书，但总是收效甚微。因为每一本书都有它存在的理由，扔掉卖掉都舍不得，它们来到我的书房，是一种缘分。即便是不熟悉的作者给我的赠书，我虽然没有时间看，但最后还是留下了，因为心里有一种对书籍的敬畏之心。图书捐赠是经常的，比如乡村和社区图书馆。

记者：在您读过的作品中，有发现被严重忽视或低估的吗？

张抗抗：当然有。比如中国古代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、哲学家杨朱。他主张“贵己”“重生”“人人不损一毫”的思想，是道家杨朱学派的创始人。他的见解散见于《列子·杨朱篇》《庄子》《孟子》《韩非子》《吕氏春秋》等。在战国时期，有“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”的现象，可见其学说影响之大。但他一直遭到儒家的压制，在我们以往的教科书中，把杨朱思想歪曲为“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”的个人主义学说。其实杨子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中，力主个人权利的了不起的第一人。

据《中华读书报》

记者：您的枕边书有哪些？会经常变化吗？

张抗抗：我的枕边书是经常变化的。尽管有一些经典书，隔几年会重温重读，但不意味着放在枕边天天读。长年累月读同一本书，那就变成“一个人的圣经”了。我的床头总是堆着一摞当代文学杂志，《收获》《花城》《当代》《作家》《江南》《中华文学选刊》《随笔》《读书》等。其中大多是杂志社赠阅的，不浏览一遍感觉对不住人家的好意和同行的辛苦劳作。

记者：这些书为什么会成为您的枕边书？

张抗抗：你既然问的是“枕边书”，我的实事求是的回答是这样的：枕边书应该是轻便的、易读的，而不是躺在床上看一会儿胳膊就抬不起来的那种厚重的大书。我读梁晓声的《人世间》、李洱的《应物兄》，安排了专门的时间“端坐”着看，那么厚的书，不可能躺在床上看吧？所以我总是把薄一些的好书，专门留起来晚上临睡前读。除去浏览杂志的时间，还会看一些较薄的中长篇单行本，比如《好人难寻》《温柔之乡》《远山淡影》《单筒望远镜》《考工记》，都是小巧的、方便阅读的书。但是就算床头永远在“开流水席”，一年下来也只能读上十几本。

记者：能否具体谈谈，您眼下读的枕边书的感受？

张抗抗：最近刚刚读完《作家》杂志去年一年连载的胡冬林的随笔《山林笔记》，你看他写长白山里的那些植物和动物，一草一木、一鸟一花，那么生动细微纯净真实。他对长白山充满了感情，我从他写山林的文字中，看不到任何功利的欲求，比如版税和获奖。他和大自然的亲密关系，就是他人生的精神追求和生存方式。可惜这个长白山下的“瓦尔登湖”，随着胡冬林的突然离世而终结，他那孩童一般干净美好的文字，也许从此绝版。《作家》杂志为连载他的长篇随笔，每一期都配发了作家好友记述、追忆他的文章，使他变得越发真实亲切，编辑可谓

用心用情之深。我说这些的意思是，枕边书不一定是经典作品，也可能会偶然发现一些极易被我们忽略的好作品。

记者：这些枕边书，给您带来什么？

张抗抗：轻阅读的愉悦、美感、惊喜，是一天即将结束前的最后享受。比如安忆的《考工记》，老宅之美和人物命运的巧妙融合，犹如古建筑木梁卯榫的完美契合。

记者：哪一本书对您有较大影响？有什么书曾激发您的写作欲望吗？

张抗抗：各个年龄段受的影响是不一样的。童年喜欢安徒生、格林童话，少年喜欢《鲁滨逊漂流记》，青年喜欢《牛虻》，中年喜欢《九三年》《日瓦戈医生》，到了老年，越来越喜爱、钦佩茨威格的作品。前几年读了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的《使女的故事》，她对极权文化冷峻犀利的揭示、不动声色的批判，读完后多日无法平静。我欣赏那些有思想、有力度、有新鲜感、有创造性的作品，比如残雪和阎连科。而不是那类看起来写作技巧完美、中规中矩，但思想平庸没有新东西的作品。任何一部书都有可能激起我的写作欲望。那些写得不太好的书，激起我写作欲望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能够写得比他好。优秀的书，激起我写作欲望的是：我怎样才能写得像他那么好。

记者：您会记笔记吗？喜欢快读还是慢读？

张抗抗：没有什么特别的习惯，但由于我读书通常较慢，性子又急，有时候会颠倒顺序从后面往前读。还经常要反复回头去看前面的段落，所以读书量始终不大。年轻时读书很多是借来的，必须做笔记。后来都是自己买的书，可以在书里夹纸条划道道了，一本书看完，顶上露出一层小条子的头。所以做笔记越来越少了。